

从“生存”与“价值”出发揭示人与自然关系之美的显现

李梦莹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青岛, 266100;

摘要: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中心主义持续面临来自存在论立场的诘难与批判,人类对世界的利用与改造被指违背了“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本文立足于存在论视角,围绕“生存”与“价值”这两个核心概念,对上述批判展开理论回应,指出其内在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价值互换与审美互动作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路径,并倡导通过积极的审美参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之美的最高表达。

关键词:生态美学;存在论;人与自然关系;审美参与;价值互换与审美互动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05. 059

在探讨生态美学的发展脉络时,我们不得不提及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首次提出的“生态学”概念,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预示着人类对自然环境认知的转变,为后来的生态文明时代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的召开,人类社会开始超越工业文明的局限,迈入后工业文明的新纪元,即生态文明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对环境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次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æss)提出“深生态学”,坚决抵制“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自然具有不依存人类的独立的“内在价值”,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生态美学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生态美学的视野也随之拓宽,开始聚焦于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与共荣的和谐之美。这种美学观念不仅包含了对自然之美的欣赏,还蕴含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在生态美学的视野中,“生存”成为了理解自然之美的关键,它涵盖了丰富的人类生存内涵,从而使得生态美学成为了一种深刻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和美学视角,而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的“互惠”成为理解人与自然关系之美的关键。

1 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责任

1.1 时代背景

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我们见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科技与生产能力迅速发展,人类掌握了较强的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这种进步并非没有代价。我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与西方相比开始较晚,但自2007年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各种生态问题层出不穷,环境污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

人类在彻底的理性启蒙之后实现了对世界的深度利用与改造,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也引发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激烈批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实践性活动,都离不开人的主体性活动。马克思曾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因为“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我们不可避免的要直接面对自然。

1.2 对人类中心主义诘难的反拨

的确,把人的需要与目的看作最高的价值合理性存在,不可避免地带有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能被称为“此在”,是由于“人”这种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罗尔斯顿认为: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真正区别是,动物和植物只关心自己的生命、后代及其同类;而人类却能以更为宽广的胸襟维护所有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他说,人类在生物系统中位于食物链和金字塔的顶端,“具有完美性”,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展示这种完美性的一个途径”是“看护地球”^[3]。作为唯一有意识的“此在”,人类具有道德意识与责任感,能够超越自身利益,关心和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多样性。例如,《巴黎协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旨在限制全球温度上升,并增强各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这显示了人类对全球气候系统和未来世代的道德责任感。

因此,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的责任不仅是对工业化进程中生态保护缺失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承诺。生态存在论强调存在即是生态,生

态与存在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因此,人类的发展需求与生态保护不应被视为对立的两端,而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整体。我们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不是单向的征服,而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这种实践要求我们超越工具理性的束缚,恢复与自然的原始联系,尊重万物的生生状态,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确保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平衡和谐。

2 何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之美

生态美学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深刻反思的美学理论,它主张自然的审美对象并非独立于人类之外的环境,自然之美既非主客二分的客观典型之美,也非纯粹主观的精神之美,而是生态系统中的关系之美,其核心在于“此在与世界”的互动依存,强调人与自然须臾难离的共生关系。曾繁仁在《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中指出,生态美学所关注的是“生态系统中的关系之美”,审美的境域体现为“此在与世界”的关系。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角度阐释这种关系,认为“在之中”并非指空间上的包容,而是“居住”“逗留”与“照料”,意味着人与世界原本就是一体的、相互依存的生存结构。因此,“生存”成为理解生态美学中自然之美的关键。

然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之美,不能简单等同于纯粹的生存关系,否则“生存”本身便等同于美。真正的生存之美,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之上,体现为双方各自“内在价值”的彰显,而美的呈现程度正与其内在价值的显现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这两种价值相互渗透、彼此成就,最终形成一种互惠互利、和合共生的“生态大美”,这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之美的最高形态。在审美过程中,个体不再局限于对自然外在形态的静观,而是将自身的生命体验与自然的生命力相融合,这种体验超越了传统的主客对立,实现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合一,在这种深度融合中,人们体验到了一种与自然共存的生命感,也重新发现了自身在生态整体中的位置与意义。

3 人与自然关系之美的实现途径

3.1 实现价值互换与审美互动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4]这段话揭示了商品经

济的根本逻辑:商品的所有者追求的是其价值形式,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则属于非所有者,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完成从价值到使用价值的转化。这一商品二重性原理,为我们理解自然的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参照。自然本身具备审美与资源两种潜在的使用价值,但这些价值若未被人类认知与“交换”,便只是潜在的可能。正如商品必须进入流通领域才能实现其价值,自然之美与资源价值也需通过人类的审美体验与合理开发,才能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折射出人类社会内部的经济与伦理结构。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唯一具有高度审美和鉴赏能力的生物,一方面积极参与到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中,调动各种感觉器官,进入到“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的境界。另一方面,遵循地球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在不妨害自然永续发展的“生存”前提下,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以支持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自然的人化”某种程度上使自然之美及其内在价值的呈现得以“最终实现”。

根据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商品的价值实现不仅在于生产,更在于消费——产品只有在被消费时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将这一逻辑延伸至自然领域可见,自然之美与资源价值同样需要经由人类的感知、欣赏与合理利用,才能从潜在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人作为自然界中具有自觉审美能力的生命,能够通过感知与情感共鸣,使自然之美真正“实现”。如宋代词人蒋捷在流浪途中,舟行经过吴江县的吴淞江时,倦游思归,借“秋娘渡”“泰娘桥”等自然景致,抒写“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时光之叹。诗中的“秋娘渡”与“泰娘桥”,不仅是人与自然的中介物,更是诗人情感与自然景致交融的桥梁,为人介入自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情感的寄托。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消费”,不仅体现为对物质资源的利用,更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实践,通过审美活动,人不仅确认了自然之美,也参与了对自然意义的建构与传承,从而在生存依赖之外,建立起一种更具交互性与生成性的审美关系。

3.2 树立参与性思想方法

在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研究领域内,“参与美学”这一生态美学范畴,是由伯林特和卡尔松较早提出的。伯林特指出,相对于非功利性审美相比,“审美参与能够更好地抓住感知、认识以及对富有感染力的艺术的刺激—反应式欣赏中的身体介入。审美参与这个概念比其

他任何概念都更好反映了在我们称之为人类文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艺术与欣赏事实上的结合”^[5]。这段话强调了审美参与在理解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性，它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感知、认识和身体介入来与自然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反映在我们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中。通过审美参与，我们不仅欣赏自然，还更深入地理解自然，从而形成了一种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审美参与不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体验，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它突显了身体在审美体验中的核心地位，并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不仅停留在抽象的精神层面，而是包含了具体而直接的身体交流。通过身体的直接感知，我们与自然建立起了一种深刻的联系。例如，当我们在森林中行走，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空气都成为了我们感知自然的媒介；当我们在山间呼吸，清新的空气和远处的花香唤醒了我们对自然之美的感知。这些身体上的体验不仅增强了对自然的感知，也加深了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和欣赏。

进一步来说，审美参与还涉及到我们如何通过身体与自然环境互动来构建意义和价值。例如，在某些文化中，人们通过舞蹈来表达对大地的敬仰，通过身体的律动与自然界的节奏相呼应，从而在精神和身体上与自然融为一体。此外，审美参与还体现在我们如何通过身体经验来保护和维持自然环境。例如，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可能会通过园艺活动来与自然建立联系，种植和照料植物不仅是一种身体劳动，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它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和美的享受；潜入海底亲手种植珊瑚，舞动于碧波之中感受生命在指尖生长，这种独特的身体经验让生态保护成为一种与自然共生的审美实践。

综上所述，审美参与是一种身心融合的体验，人在愉悦中回归自然，不再是独断的审美主宰者，而是与自然平等对话的参与者。自然的动态变化唤醒人们更加丰富的感官体验，使人意识到自身与环境的共生关系。这种融入式的体察，推动我们形成整体主义的生态认知——正如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人与土地生命构成命运共同体，彼此依存，需要共同维护。通过审美参与，我们与自然建立起了一种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增强了对自然的感知，也加深了对自然的认识与欣赏，并最终转化为保护环境的切实行动。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生态美学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之美的多维度内涵及其在生态文明时代的价值体现。文章系统探讨了生态学概念的提出对人类环境认知的影响，深生态学对和谐共存理念的贡献，以及人类在生态保护中的道德责任。文章进一步阐释了生态美学中“此在与世界”的关系，强调了自然之美并非独立于人类之外，而是根植于人与自然互动和依存的生态系统之中。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价值互换与审美互动的概念，以及审美参与在构建人与自然深刻关系中的核心作用。

在总结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首先，理论分析为主，实证支撑尚显薄弱；其次，在讨论审美参与的过程中，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审美实践的差异性探讨不足；此外，技术特别是数字时代对生态审美的影响亦有待深入，未来可开展跨学科实证研究，探索多元文化语境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美学表现，并关注技术演进对生态审美体验的重塑，进一步丰富生态美学的理论体系，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持。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3]余谋昌:《生态伦理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 [4]马克思,卡尔:《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
- [5][美]阿诺德·伯林特:《美学再思考:激进的美学与艺术学论文》,肖双荣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 [6]曾繁仁:《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7][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
- [8]利奥波德.侯文蕙.(译).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